

杜
工
部
集

杜工部集卷之十九

虞山蒙叟錢

謙益

箋註

表賦記說讚述十五首

進三大禮賦表

天寶十三年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

同羣而處浪跡

吳本有於字

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

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仄

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沈埋

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訐默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

頃者賣藥都市寄食朋友

吳作友朋

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

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漱吮甘

液游泳和氣聲韻寢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
乎述者之意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
配史籍以永久恐倏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
恩匭獻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官朝享太廟有事
于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新書本傳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
使待詔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呂汲公年譜呂東萊注三賦並云十三載
黃鶴曰舊書玄宗紀十載正月乙酉朔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
甲午有事于南郊朝享太廟賦曰壬辰既格於道祠秉輿卽以是日致齋
于九宰有事于南郊賦曰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與臣甫俱合州爲
十載獻賦明矣趙子櫟年譜考明皇紀十三載二月癸酉朝獻太清宮甲
戌親享太廟未嘗有事南郊當以舊書爲正按諸書載十三載獻賦並承
新書本傳之誤然獻賦自在大禮告成之日總以謂九載預獻則非也

朝獻太清宮賦

冬十有一月天子旣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用

古勒崇揚休明年孟陬將攄大禮以相籍越彛倫而
莫儔歷良辰而戒吉分祀事而孔修營室主夫宗廟
乘輿備乎冕裘甲子王以昧爽春寒薄而清浮虛聞
闔逗蚩尤張猛馬出騰虬捎熒惑墮旄頭風伯扶道
雷公挾輶通天台之雙闕警溟漲之十洲浩劫礪礪
萬山颼颼欻臻于長樂之舍鬼入乎崑崙之丘太一
奉引庖犧左文粹作在右堯步舜趨禹馳湯驟鬱閔官之律
峯坼元氣以經構斷紫雲而竦墻撫流沙而承雷紛
璫珠而陷碧燿波錦而浪繡森青冥而欲雨艷光炯
而初晝於是翠蕤俄的藻藉舒就祝融擲火以焚香
溪女捧盤而盥漱羣有司之望幸辨名物之難究瓊

漿自間於秦盛羽客先來於介冑爍聖祖之儲祉敬
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合符敕王喬以視履積昭感
于嗣續匪正辭於祝史若盼蠻而有憑肅風颺而乍
起揚流蘇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擬雜珮於曾巔孔
文粹蓋欽以颯纒中澁澁以迴復外蕭蕭而未已上穆
然注道爲身覺天傾耳陳僭號于五代復戰國于千
祀曰嗚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爲仲達所愚鑒齒其
俗寔窳其孤赤烏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不肯
負其圖伊神龜泉兀而小人啗喻曆紀大破瘡痍未
蘇尚攫拏于吳蜀又顛躓於關隴縱羣雄之發憤一作請
誰一統于亭鄜在拓跋與宇文豈風塵之不殊一作維比

龍虎及堅特渾貔豹而齊驅愁陰鬼嘯落日梟呼各
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何無惟累聖之教
典恭淑慎以允緝茲火土之相生非符讖之備及煬
帝終暴叔寶初襲編簡尚新義旗爰入既清國難方
覩家給竊以爲數子自誣敢正乎五行攸執而觀者
潛邸一作帝或喜至於泣鱗介以之鳴一作鱗介之鳴感而遂通罔不具集
仡神光而紺闢羅詭一作鱗介之鳴異以戢香地軸傾而融曳洞宮儼以巖岌九天之雲
下垂四海之水皆立鳳鳥威遲而不去鯨魚屈矯以
相吸掃太始之含靈卷殊形而可挹則有虹蜺爲鈎
帶者入自於東揭莽蒼履崆峒素髮漠漠至精濃濃

條弛張於巨細覲披寫於心胸蓋修竿無隙而仄席
已容裂手中之黑簿睨堂下之金鐘得非擬斯人于
壽域明返樸於玄蹤忽翳日而翻萬象却浮雲文粹作空而
留六龍咸讐蹈而壯茲應終蒼黃而昧所從上猶色
若不足處之彌恭天師張道陵等洎左玄君者前千
二百官吏謁而進曰今王巨唐帝之苗裔坤之紀綱
土配君服官尊臣商起數一作數起得統特立中央且大樂
在懸黃鐘冠八音之首太昊斯啟青陸獻千春之祥
曠哉勤力耳目宜乎大帶斧袞故風后孔甲克其佐
山稽岐伯翼其旁至於易制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
宿三皇信周武之多幸存漢祖之自強且近朝之濫

吹仍改卜乎祠堂初降素車終勤恤其後有容白馬
固漂淪不忘伊庶人得議實邦家之光臣道陵等試
本之於青簡探之於縹囊列聖有差夫子聞斯於老
氏好問自久宰我同科於季康取撥亂返正乃此其
所長萬神開八駿迴旗掩月車奮雷騫七曜燭九垓
能事穎脫清光大來或曰今太平之人莫不優游以
自得況是蹴魏踏晉批周挾隋之後與夫一作更始者
哉

附東萊呂祖謙注

孟陬

梁元帝纂要正月爲孟陬記月令注孟春者十月會子陬營斗建寅之辰

十洲

隋虞茂和望海詩十洲雲霧起三山波浪湧

祝融

祝融乃社稷五祀之官纘項氏有子曰犁爲祝融注犁明貌火正也左昭二十九年

聖祖

唐玄宗紀天寶二年正月丙辰

加號玄元皇帝曰太聖祖二月壬子享軒轅史黃帝姓公孫名曰軒轅披山通道東至於海登九

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王喬後方技傳王喬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

熊湘北逐葦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是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得焉乃詔

尚方詐視則四年中盼蠶選左太冲蜀都賦景福盼蠶而興作注盼蠶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多拓拔宇文通鑑本紀後魏拓拔氏祚傳十六主分為聰廩堅也拓拔宇文東西魏後周宇文氏祚傳五主禪位於隋

特晉載紀魏聰字玄明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前燕慕容廆封燕王在並州十九年遣使者冊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襄其孫偽僭號

為鑑武宣皇帝前秦苻堅字永固以升平元年僭大秦天王後魏李特字元休在位六年其子雄僭稱王追諡特景王及僭追尊曰景皇帝火

土歷代紀通國隋以義旗唐高祖起兵傳徵南郡號為義兵太昊前魏相傳太昊乘震執規司春

風后孔甲山稽岐伯通史風后孔甲見其位山稽岐伯翼其僚所以格天地通神明安萬姓成民類者也

素車記郊特牲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大圭不琢美其質也素車之來尊其樸也所以交于神明也如是而後宜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櫛風沐雨勞身焦思用黃鉞白旗者五年而天下始一歷三朝而戮力今庶績之大備上方采龐俗之謠稽正統之類蓋王者盛事臣聞之於里曰昔武德已前黔黎蕭條無復生意遭鯨鯢之蕩汨荒歲月而沸渭袞服紛紛朝廷多閏者仍亘乎晉魏臣竊以自赤精之衰歇曠千載而無真人及黃圖之經綸息五行而歸厚地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凡材不可以長寄故高下相形而尊卑各一作必異惟神斷繫之於是本先帝取之以義壬辰旣格于道祖乘輿卽以是日致齋于九室所以昭達孝之誠所以明繼天之質具禮有素六官咸秩大輅每出或黎元不

知豐年則多而筐筥甚實旣而太尉叅乘司僕扈蹕
望重闈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公卿淳古士卒精一
默宗廟之愈深抵職司之所密宿翠華於外戶曙黃
屋於通術氣淒淒於前旒光靡靡於嘉栗階有賓昨
帳有甲乙升降之際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鈞天
合律箛篥佗以礪礪千戚宛而婆娑鞀鼓塤篪爲之
主鐘磬竽瑟以之和雲門咸池取之至空桑孤竹貴
之多八音脩而通旣比乎旭日昇而氛埃滅萬舞陵
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收飛而玄甲哮嘒
以岳峙象不敢去而鳴珮剡爚以星羅已而上乾互
以登歌美休成之旣饗璧玉儲精以桐壘門闌洞豁

而森爽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曉而來往熙事登
而克寒羣心慶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相鮮
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若夫生弘佐命之道死
配貴神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勲是可以中摩伊呂上
冠夔禹代天之工爲人之傑丹青滿地松竹高節自
唐興以來若此時哲昔朝有數四名垂卓絕何不遇
反正撥亂之主君臣父子之別奕葉文武之雄注意
生靈之切雖前輩之溫良寬大豪俊果決曾何以措
其筋力與韜鈴載其刀筆與喉舌使祭則與食則血
若斯之盛而已爾乃直于主索于祊警幽全之物散
純道之精蓋我后常用維時克貞營以蕭合酌以茅

明胡以慈告祔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敢殄其瑞祥
姦安帖不敢秘其精而撫一作無絕軌享鴻名者矣于以
奏永安于以奏王夏福穰穰於絳闕芳霏霏於玉竿
沛枯骨而破聾盲施死胎而逮鰥寡園陵動色躍在
藻之泉魚弓劍皆鳴汗鑄金之風馬霜露堪吸禎祥
可把曾宮獻欬陰事儼雅薄清輝於崑湖之山一作靜
餘響於蒼梧之野一作下上一作無窅然漠漠惕然兢兢紛益
所慕若不自勝瞰牙旗而獨立吟翠駿而未乘五老
侍祠而精駭千官逃聽而一作以思凝於堊丞相進曰陛
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澆訛散淳樸登尚猶日慎業
業孝恩烝烝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咎微如此之

勤恤非懈是百姓何以報夫元首在臣等何以克其
股肱且如周宣之教親不暇孝武之潘祀相仍諸侯
敢于迫脅方士奮其威稜一則以微言勸內一則以
輕舉虛憑又非陛下恢廓緒業其瑣細亦曷足稱丞
相退上跼天躅地授綏登車伊鴻文粹洞槍藥先出爲
儲胥本枝根株乎萬代睿想經緯乎六虛甲午方有
事於采壇紺席宿夫行所如初

附呂東萊注

鯨鯢

左宣十二年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注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多閏

前王莽傳

贊餘分閏位注云莽不得正王之位如歲月之餘分爲閏也

九室

大戴禮明堂篇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牖

翠華

前司馬相

郊上林賦建翠華之旗

黃屋通術

後輿服志黃屋大纛所以輔其德記審端經術注經音徑術音遂周禮徑上有遂

甲

乙

前西域贊武帝作通天之璽與造甲乙之帳

空桑孤竹

禮大司樂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

殷劉房

魏

殷劉山劉文靜房玄

直主索祊

記郊特牲直祭視于主注直正也謂薦熟之時也以熟為正祭祭視

于祊注索求神也

警幽散純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

管蕭

取肅

祭于廟口曰祊

酌茅

縮酌用茅明酌也並同上

祝嘏

記禮運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

大成

永安

前禮樂志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

王夏

禮春官大司樂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登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

采齊肆夏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

玉箏

詩黃鳥刺宣王也注云

件比人則令奏昭夏

玉箏

以玉箏也

教親

刺其以陰祀教親而不

至聯兄弟而不問

有事于南郊賦

蓋主上兆於南郊聿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日就陽位之美又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首

崇禋祀先是春官條

文作修

頌祇之書獻祭天之紀令泰

龜而不昧俟萬事之將履掌次閱毳毼之則封人考

墳官之旨司門轉致乎牲牢之繫小胥專達乎懸位

之使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澹

然若有所聽又齋心於宿設將盥食而匪寧旌門坡

陲以前驚駭騎反覆以相經頓曾城之軋軋軼萬戶

之熒熒馳道端而如砥浴日上而如萍掣翠旄於華

蓋之角華黃屋於鉤陳之星神仙戍削以落羽颺颺

幽憂以同荷戰岐慄華擺渭掉涇地回回而風淅淅

天泱泱而氣青青甲冑乘陵轉迅雷於荆門巫峽玉

帛清迴霽夕雨於瀟湘洞庭於是乘輿霈然乃作翳

夫鸞鳳將至以冲融寥廓不可以彌度聲明通乎純粹溟滓爲之垠堦駟蒼螭而蜿蜒若無骨以柔順奔鳥攫而黥繆徒有勢於殺縛朱輪竟野而杳冥金錢一作成陰以結絡吹堪輿以軒輊一作槍寒暑以前却中營密擁乎太陽宸眷眇臨乎長薄熊羆弭耳以相舐虎豹高跳以虛攫上方將降帷宮之絺繡屏玉軟一作以蠟略人門行馬以拱乎合沓之場皮弁大裘始進於穹崇之幕衝牙鏗鏘以將集周衛轆轤而咸若月窟黑而扶桑寒田燭稠而曉星落肅定位以告潔一作藹嚴上而清超雪茵荷以張葢春葳蕤以建杓簪裾斐斐樽俎蕭蕭方面曲折周旋寂寥必本於天王宮

與夜明相射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乎官
有御事有職所以敬鬼神所以勤稼穡所以報本反
始所以度長立極玄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之側一作列
必取先於稻秫麴蘖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
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公而蒼璧黃琮實歸乎正色
先王之丕業繼起信可以永其昭配羣望之徧祭在
斯示有以明其翼戴由是播其聲音以陳列從乎節
奏以進退韶夏濩武采之於訓謨鍾石陶匏具之於
梗槩變方形於動植聽宮徵於砰礚英華發外非因
乎筍簾之高和順積中不在乎雷鼓一作建之大旣而辟
一作管挂骨柴燎窟塊驕書孽赫葩斜晦潰電纏風升

雪颯星碎拂勿佺潑眇冥蓀淬聖慮岑寂玄黃增霈
蒼生顒昂毛髮清籟雷公河伯咸駭駭以修聳霜女
江妃乍紛綸而掩曖執紱秉翟朱干玉戚鼓瑟吹笙
金支翠旌神光倏歛祀事虛明於是涪澠乎渙汗紆
餘手經營浸朱甍而灑朔漠洵陽谷而濡若英耆艾
涕而童子儻叢棘圻而狴犴傾是率土之濱覃酺醪
以涵泳非奉郊之縣獨宴慰以縱橫玄澤淡泞乎無
極殷薦綢繆乎至精稽古之時屢應符而合契聖人
有作不逆寡而雄成爾乃孤卿侯伯雜羣儒三老儼
而絕皮軒趨帳殿稽首曰臣聞燧人氏已往法度難
知一作和文質未變太昊氏繼天而王根啟閉於厥初以

木傳子攄終始而可見洎虞夏殷周茲煥炳而慈積
秦失之於狼貪蠶食漢綴之以虵斷龍戰中莽茫一作
夫何從聖蓄縮曾不下眷伏惟道祖視生靈之磔裂
醜害馬之蹄齧呵五精之息肩考正氣之無轍協夫
貽孫以降使之造命更挈累聖昭洗中祚觸蹶氣慘
黷乎脂夜之妖勢迴薄乎龍蛇之孽伏惟陛下勃然
憤激之際天闕一作不敢旅拒鬼神爲之嗚咽高衢騰
塵長劒吼血尊卑配宇縣刷插紫極之將頽拾清芬
於已缺鑑以之一作仁義鍛以之一作賢哲聯祖宗之耿
光卷園狄之影撒蓋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
十年來家家自以爲稷卨王綱近古而不軌天聽貞

觀以高揭蓋爾差僭粲然優劣宜其課密於空積忽
微刊定於典廢繼絕而後覩數統從首八音六律而
惟新日起筭外一字千金而不減上曰吁昊天有成
命一作帝惟五聖以受我其夙夜匪遑寔用素樸以守于
嗟乎麟鳳胡爲乎郊藪豈上帝之降鑒及茲立元之
垂裕于後夫聖以百年爲鵷鷺道以萬物爲芻狗今
何以茫茫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羣后端策拂龜於周
漢之餘緩步闊視於魏晉之首斯上古成法蓋其人
已朽不足道也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終將固之又
固之意不在抑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馬
碧鷄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奉郊廟以

為寶增休惕以孜孜況大庭氏之時六龍飛御之

弭耳

文苑辯證彌因彌耳或欲作弭大禮賦熊羆之

按甘泉賦螭略綦綬螭於饒反証言車馬之狀而集作螭略非

附呂東萊注

易位

記郊特牲兆于禮祀禮春官大宗伯以太龜春官龜人凡有

往記曲禮曰為日假爾太適有常

瓊邸

天官掌次王次之法以待張邸宮之社壇為

畿封而樹之

繫牲

司門祭祀之牛繫懸位春官小胥正樂懸之位于宮懸

辨其聲

華蓋

晉天文志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庇大帝之座也

鈞陳

紫宮中六星曰鈞陳鈞

人門

禮天官掌舍無宮則共人門注謂王行所逢遇

皮弁

記郊特牲

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大裘

禮春官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扶桑淮南子天文訓曰日出

田燭

記郊特牲喪者不敢凶服記掃反道鄉王宮夜明記祭法曰

也夜明

祭月也 玄酒明水越席疏布

記郊特牲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

筭簞之安而蕭越簞之尚明之也注蕭越簞指神之席也

三牲八簋

記祭統三牲之謂公宴之實美物也 蒼璧

黃琮

禮祭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

望徧

舊舜典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陶匏

記郊特牲用陶匏以象

天地之性也

霜女

淮南子霜女出以降

江妃

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

故曰湘妃 若英

文選月賦賦若英于西冥李善注若木之英也

叢棘

又曰江妃 山海經灰野之山有赤桐青葉名曰叢棘

狴犴

揚子云狴犴人

太昊

帝王世紀燧人氏燧氏繼之而王首德于木為百王先帝

脂夜龍

蛇

蛇有脂夜之妖若脂水衣治人衣濕之象也皇之不建厥咎貶厥罰恒陰

厥遠時則 課密

後律曆志曆之

玄元

唐史會要乾符三年追尊

鵲

鶯

鶯謂天鵲聖人鵲居而鶯食鳥行而無彰天下

有通則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闇鶯音

芻狗

老虛用篇天既

芻狗

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而不貴也

金馬碧鷄

前郊祀志或言益州

珊瑚翡翠

服志

習過江服章多闕而
冕飾以珊瑚翡翠

進封西嶽賦表

臣甫言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
於明時退常困於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頃歲國家有
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制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
降恩澤乃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然
臣之本分甘棄置永休望不及此豈意頭白之後竟
以短篇隻字遂曾聞徹宸極一動人主是臣無負於
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在臣光榮雖死萬足至於
仕進非敢望也日夜憂迫伏未知何以上荅聖慈明
臣子之効況臣常有肺氣之疾恐忽復先草露塗糞

土而所懷冥寞孤負皇恩敢據竭憤懣領略不則作
封西嶽賦一首以勸所覬明主覽而留意焉先是御
製嶽碑文之卒章曰待余安人治國然後徐思其事
此蓋陛下之至謙也今茲人安是已今茲國富是已
況符瑞翕集福應交至何翠華之脉脉乎維嶽固陞
下本命以永嗣業維嶽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斯又
不可寢已伏惟天子霈然留意焉春將披圖視興冬
乃展采錯事日尚浩闊人匪勞止庶可試哉微臣不
任區區懇到之極謹詣延恩匭獻納奉表進賦以聞
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舊書紀天寶九載正月奉臣請封西嶽從之二月辛亥西嶽廟天降人壽
制停封西嶽二月右相楊國忠守司空受冊天雨黃土京十明龍會要疏

軒冊三公曰神能以來冊禮久廢唯天寶末冊楊國忠爲司空至是冊太尉子儀復行冊禮玄宗御製西嶽華山碑云十有一載孟冬之月等差期下久勒報德之願未暇崇封之禮

封西嶽賦

并序

上旣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間車轍馬跡至于太原還于長安時或謁太廟祭南郊每歲孟冬巡幸溫泉而已聖主以爲王者之體告厥成功止于岱宗可矣故不肯到崆峒訪具茨驅八駿於崑崙親射蛟於江水始爲天子之能事壯觀焉爾況行在供給蕭然煩費或至作歌有慙於從官誅求坐殺於長吏甚非主上執玄祖醇濃之道端拱御蒼生之意大哉聖哲垂萬代則蓋上古之君皆用此也然臣甫愚竊以古者疆

場有常處贊見有常儀則備乎玉帛而財不匱乏矣
動乎車輿而人不愁痛矣雖東岱五嶽之長足以勒
崇垂鴻與山石無極伊太華最爲難上至於封禪之
事獨軒轅氏得之夫七十二君罕能兼之矣其餘或
蹶踣風雲碑版祠廟終么麼不足追數今聖主功格
軒轅氏業纂七十君風雨所及日月所照莫不砥礪
華近甸也其可慙乎比歲鴻生巨儒之徒誦古史引
時義云國家土德與黃帝合土上本命與金天合
而守闕者亦有數天子寢不報蓋謙如也頃或詔厥
鄰國掃除曾嶺雖翠蓋可薄乎蒼穹而銀字未藏於
金氣臣甫誠薄劣不勝區區吟詠之極故作封西嶽

賦以勸賦之義預述上將展禮焚柴者實覲聖意因
有感動焉爲其詞曰

惟時孟冬百工乃休上將陟西嶽覽八荒御白帝之
都見金夫之王旣刊石乎岱宗又合符乎軒皇茲事
體大越不可載已先是禮官草具其儀各有典司俯
叶吉日欽若神祇而千乘萬騎已雙略怡儼屈矯陸
離唯君所之然後拭翠鳳之駕開日月之旗撞鴻鐘
發雷輜辨格澤之脩竿決河漢之淋漓曠天狼之威
弧墜魍魎之霏霏赤松前驅彭祖後馳方明夾轂昌
寓侍衣山靈秉鉞而踉躑海若護蹕而參差風馭冉
以縱雙雲螭縈而遲蛇地軸軋軋以下折原隰草

木儼而東飛岐梁閃倏涇渭反覆而天府載萬侯之
玉尚方具左纛黃屋已焜煌於山足矣乘輿尚鳴鑾
輿儲精澹慮華蓋之大角低回北斗之七星皆去屈
蒼山而信宿屯絕壁之清曙旣臻夫陰宮犀象碑兀
戈鋌悉宰飄飄蕭蕭洵洵如也於是太一抱式玄冥
司直天子廼宿祓齋就登陟駢素虬超崩另天語秘
而不可知代欲聞而不可得柴燎上達神光充塞泥
金乎藹藹之南刻石乎青冥之北上意由是茫然延
降天老與之相識問太微之所居稽上帝之遺則颯
弭節以徘徊撫八紘而颺黑忽風翻而景倒澹殊狀
而異色問若褰祛開帷下辯宸極者久之雲氣蕭以

迴復山嘒樂而未息祀事孔明有嚴有翼神保是格
時萬時億爾乃駐飛龍之秋秋詔王屬以中休觀羣
后於高掌之下張大樂於洪河之州芬樹羽林莽不
可收千人舞萬人謳騏驎踔踔而在郊鳳凰蔚跋而
來遊雷公伐鼓而揮汗地祇被震而悲愁樂師拊石
而具發激越乎遐陬羣山爲之相嶮萬穴爲之倒流
又不可得載已久而景移樂闋上悠然垂思曰嗟乎
余昔歲封泰山禪梁父以爲王者成功已纂終古嘗
覽前史至於周穆漢武豫遊寥闊亦所不取惟此西
嶽作鎮三輔非無意乎頃者猶恐百姓不足人所疾
苦未暇瘞斯玉帛考乃鐘鼓是以視嶽於諸侯錫神

以茅土豈唯壯設險於甸服報西成之農扈亦所以
感一念之精靈答應時之風雨者矣今茲冢宰庶尹
醇儒碩生僉曰黃帝顓頊乘龍遊乎四海發軔匝乎
六合竹帛有云得非古之聖君而泰華最爲難上故
封禪之事鬱沒罕聞以余在位發祥隤祉者焉可勝
紀而不得已遂建翠華之旗用塞雲臺之議矧乎殊
方奔走萬國皆至立元從助清廟獻猷也臣甫舞手
蹈足曰大哉樂乎真天子之表奉天爲子者已不然
何數千萬載獨繼軒轅氏之美彼七十二君又時能
臻此蓋知明主聖罔不克正功罔不克成放百靈歸
華清

進鵬賦表

天寶三載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園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勲不復照曜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于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矣唯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天子文粹作明主哀憐之明主文粹作明主儻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沈鬱頓挫隨時

敏捷而楊雄枚臯之流庶可跂及也有臣如此陛下
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於衰老也
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爲鵬者鷺
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
原隰引以爲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其
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達於聖聰矣不揆
蕪淺謹投延恩匭進表獻賦以聞謹言

鵬賦

當九秋之淒清見一鵬之直上以雄材爲已任橫殺
氣而獨往梢梢勁翮肅肅遺響杳不可追俊無留賞
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鷺鳥之累百敢同

年而爭長此鵬之大略也若乃虞人之所得也必以
氣稟玄冥陰乘甲子河海蕩濤風雲亂起雪涸山陰
氷纏樹死逃向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以充
腸夕違其所止頗愁呼而蹭蹬信求食而依倚用此
時而楮杙待尤者而綱紀表狎羽而潛窺順雄姿之
所擬剡捷來於森木固先繫於利背解騰攫而竦神
開網羅而有喜獻令文粹之課數備而已及乎閭隸受
之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揮拘攣之掣曳挫豪梗
之飛翻識攷遊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騫然後綴以珠
飾呈於至尊搏風槍纍用壯旌門乘輿或幸別館獵
平原寒蕪空闊霜仗喧繁觀其夾翠華而上下卷毛

血之崩奔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晝昏豁堵墻之
榮觀棄功效而不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年孽狐三
窟狡兎恃古塚之荆棘飽荒城之霜露廻惑我往來
趑趄我場圃雖有青骹戴角白鼻如瓠蹙奔蹄而俯臨
飛迅翼而遐寓而料全於果見迫寧遽屢攬之而頽
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哢哮其音颯爽其慮續下鞢
而繚繞尚投跡而容與奮威逐北施巧無據方蹉跎
而就擒亦造次而難去一奇卒獲百勝昭著夙昔多
端蕭條何處斯又足稱也爾其鵠鵒鴉鵂之倫莫益
於物空生此身聯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奚有味乃
不珍輕鷹隼而自若託鴻鵠而爲鄰彼壯夫之慷慨

假強敵而逡巡拉先鳴之異者及將起而復文粹臻忽
隔天路終辭水濱寧掩羣而盡取且快意而驚新此
又一時之俊也夫其降精於金立骨如鐵目通於腦
筋入於節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掣梁棟之間寒風
凜冽雖趾躋千變林嶺萬穴擊叢薄之不開突杙枅
而皆折又有觸邪之義也久而服勤是可吁畏必使
烏攫之黨罷鈔盜而潛飛梟怪之羣想英靈而虛墜
豈非虛陳其力叨竊其位等摩天而自安與槍榆而
無事者矣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絕壑暮起長汀來
雖自負去若無形置巢巖窠養子青冥倏爾年歲茫
然闕廷莫試鈎爪空迴斗星衆鷁儻割鮮於金殿此

鳥已將老於巖扃

天狗賦

并序

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在
諸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健一作捷無與比者甫壯
而賦之尚恨其與凡獸相近

澹華清之萃萃漠漠而山殿戍削縹與天風颯乎迴
薄上揚雲旂兮下列猛獸夫何天狗嶙峋兮氣獨神
秀色似狡猊小如猿狖忽不樂雖萬夫不敢前兮非
胡人焉能知其去就向若鐵柱欹而金鑣斷兮事未
可救瞥流沙而歸月窟兮斯豈踰晝日食君之鮮肥
兮性剛簡而清瘦敏於一擲威解兩鬪終無自私必

不虛透嘗觀乎副君暇豫奉命于畋則蚩尤之倫已
脚渭戟涇提挈丘陵與南山周旋而慢圍者戮實禽
有所穿伊鷹隼之不制兮阿犬豹以相纏蹙乾坤之
翕習兮望麋鹿而飄然由是天狗捷來發自於左頓
六軍之蒼黃兮劈萬馬以超過材官未及唱野虞未
及和問髀矢與流星兮圍要害而俱破洎千蹄之迸
集兮始拘怒以相賀真雄姿之自異兮已歷塊而高
臥不愛力以許人兮能絕甘以爲大旣而羣有噉咋
勢爭割據垂小亡而大傷兮翻投跡以來預劃雷殷
而有聲兮紛膽破而何遽似爪牙之便禿兮無魂魄
以自助各弭耳低徊閉目而去每歲天子騎白日御

東山百獸蹶蹶以皆從兮四猛乞銛銳乎其間夫靈
物固不合多兮胡役役隨此輩而往還惟昔西域之
遠致兮聖人爲之豁迎風虛露寒體蒼螭軋金盤初
一顧而雄材稱是兮召羣公與之俱觀宜其立聞闔
而吼紫微兮却妖孽而不得上千時駐君之玉輦兮
近奉君之渥歡使臭處而誰何兮備周垣而辛酸彼
用事之意然兮匪至尊之賞闐仰千門之峻嶒兮覺
行路之艱難懼精爽之衰落兮驚歲月之忽殫顧同
儕之甚少兮混非類以摧殘偶快意於校獵兮尤見
疑於躡捷此乃獨步受之於天兮孰知羣材之所不
按且置身之暴露兮遭縱觀之稠疊俗眼空多生涯

未愜吾君儻憶耳尖之有長毛兮寧久被斯人終日
馴狎已

唐興縣客館記

中興之四年王潛爲唐興宰修厥政事始自鰥寡惻
獨而和其封內非侮循循不畏險膚而行而一咨于
官屬于羣吏于衆庶曰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
館上漏下濕吾人猶不堪其居以容四方賓賓其謂
我何改之重勞我其謂人何咸曰誕事至濟厥載則
達觀于大壯作之開閔作之堂構以永圖崇高廣大
踰越傳舍通梁直走鬼將墜壓素柱上承安若泰山
兩傍序開發洩霜露潛靚深矣步欄複雷萬瓦在後

匪丹雘爲實疎達爲迴廊南注又爲覆廊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館制度小劣直左階而東封殖修竹茂樹挾右階于南環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而集事邑無妨工亦無匱財人不待子來定不待方中矣宿息井樹或相爲賓或與之毛天子之使至則曰邑有人焉某無以栗階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賓也子無所用組四方之使至則曰子貺某多矣敢辭贊或曰明府君之侈也何以爲人皆曰我公之爲人也何以侈子徒見賓館之近夫厚不知其私室之甚薄繩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歛乃至於館之醢醢闕出於私厨使之乘駟闕辦於私廐君豈爲

亭長乎是躬親也若館宇不修而觀臺榭是好賓至
無所納其車我浩蕩無所措手足獲高枕乎其誰不
病吾人矣玼瑕忽生何以爲之是道也施舍不幾乎
先覺矣杖之友朋歎曰美哉是館也成人不知人不
怒解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
有也余何能爲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
爲是自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
杜氏之老記已

一本云解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之德也解署之福也府君曰古有
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爲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爲是惜曰
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
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

說旱

初中丞嚴公節制
劍南日奉此說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傳曰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待雨盛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今蜀自十月不雨月旅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得非獄吏只知禁繫不知疎決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澤之乾也塵霧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車之初軍郡之政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事冗長者又以革刑矣獨獄囚未聞處分豈次第未到爲獄無濫繫者乎穀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況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務親問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筆盡放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氣消

則和氣應矣躬自疏決請以兩縣及府繫爲始管內
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疏決
如兩縣及府等因例處分衆人之望也隨時之義也
昔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決
獄膏雨滂足卽岳鎮方面歲荒札皆連帥大臣之務
也不可忽凡今徵求無名數又耆老合侍者兩川侍
丁得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賦歛是老男老女死日短
促也國有養老公遽遣吏存問其疾苦亦和氣合應
之義也時雨可降之徵也愚以爲至仁之人常以正
道應物天道遠去人不遠

畫馬贊

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腰褭清新魚目瘦膈
龍文長身雪垂白肉風蹙蘭筋逸態蕭疎高驥縱恣
四蹄雷雹一日天地御者閑敏去何難易愚夫乘騎
動必顛躓瞻彼駿骨實惟龍媒漢歌燕市已矣茫哉
但見駑駘紛然往來良工惆悵落筆雄才

韓天子傳龍虎
驥駟日馳三萬里

雜述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進賢賢
乎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聰明深察博辯
閑大固必能伸於知已令聞不已任重致遠速於風
馳也是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飯飽喫一作飽曾未如富
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乎豈東之諸侯深拒於汝乎

豈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由天平有命乎雖岑子
薛子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填爾逆旅請誦詩浮名
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益也
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嗟乎叔卿遣辭
工於猛健放蕩似不能安排者以我爲聞人而已以
我爲益友而已叔卿靜而思之嗟乎巢父執雌守常
吾無所贈若矣泰山冥冥崒以高泗水潏潏以清
悠悠友生復何時會于王鎬之京載飲我濁酒載呼
我爲兄

秋述

秋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

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
州府而楊子雲草玄寂寞多爲後輩所褻近似之矣
嗚呼冠冕之窟名利卒卒雖朱門之塗泥土子不見
其泥矧抱疾窮巷之多泥乎子魏子獨蹢躅然來汗
漫其僕夫夫又不假蓋不見我病色適與我神會我
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順故也子
挺生者也無矜色無邪氣必見用則風后力牧是已
於文章則子游子夏是已無邪氣故也得正始故也
噫所不至於道者時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豈
少年壯志未息俊邁之機乎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
選名隸東天官告余將行旣縫裳旣聚糧東人怵惕

筆札無敵謙謙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此始吾黨惡乎無述而止

東西兩川說

聞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山東勁卒多經河隴幽朔教習慣於戰守人人可用兼羌堪戰子弟向二萬人實足以備邊守險脫南蠻侵掠邛雅子弟不能獨制但分漢勁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馮陵本自足支也權量西山邛雅兵馬卒叛援形勝明矣頃三城失守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此輩見闕兵馬使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獨漢卒自屬裨將主一作帥之竊恐備吐蕃在羌漢兵小耗而

曩隙隨之矣况軍須不足姦吏減剝未已哉愚以爲
宜速擇偏裨主之主之勢明其號令一其刑賞申其
哀恤致其驩忻宜先自羗子弟始自漢兒易解人意
而優勸旬月大浹洽矣仍使兵羗各繫其部落刺史
得自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更不得使八州都管或
在一羗王或都關一世襲刺史是羗之豪族發源有
遠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藩落之議於中肆與奪之
權於外已然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藉其爲本式
遏雪嶺之西哉比羗族封王者初以拔城之功得今
城失矣襲王如故總統未已余諸董攘臂何王尹之
獄是矣由策嗣羗王關王氏舊親西董族最高怨望

之勢然矣誠於此時便宜聞上使各自統領不須王區分易制然後都靜聽取別於兵馬使不益元戎氣壯部落無語或縱一部落怨獲羣部落喜矣無爽如此處分豈惟邛南不足憂八州之人願買勇復取三城不日矣幸急擇公所素諳明了將正色遣之獠賊內編屬自久數擾背亦自久徒惱人耳憂慮蓋不至大昨聞受鐵券爵祿隨之今聞已小動爲之奈何若不先招諭也穀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耕種卽發精卒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節度兵馬但驚動緣邊之人供給之外未見免劫掠而還賃其地豪族兼有其地而轉富蜀之土肥無耕之地流冗之輩近

者交互其鄉村而已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實不離
蜀也大抵祇與兼并豪家力田耳但鈞畝薄歛則田
不荒以此上供王命下安疲人可矣豪族轉安是否
非蜀仍禁豪族受質罷人田管內最大誅求宜約富
家辦而貧家創瘼已深矣今富兒非不緣子弟職掌
盡在節度衙府州縣官長手下哉村正里作見面不
敢示文書取索非不知其家處獨知貧兒家處兩川
縣令刺史有權攝者須盡罷免苟得賢良不在正授
權在進退閒上而已

杜工部集卷之十九

戴應商校

杜工部集卷之二十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註

策問文狀表碑誌十七首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問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故供甲兵士
徒之役府庫賜與之用給郊廟宗社之祀奉養祿食
之出辨乎名物存乎有司是謂公賦知歸地著不撓
者已今聖朝紹宣王中興之洪業于上庶尹備山甫
補袞之能事于下而東寇猶小梗率土未甚闕總彼
賦稅之獲盡贍軍旅之用是官御之舊典闕矣人神
之攸序乖矣欲使軍旅足食則賦稅未能克備矣欲

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懼于疾苦矣子等以待問之
實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存於應對乎何有佇渴救敝
之通術願聞強學之所措意道在此矣得游說乎
問國有輶車廬有飲食古之按風俗遣使臣在王官
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蓋地有要害郊有遠近供給
之比省費相懸今茲華惟襟帶關逼輦轂行人受辭
於朝夕使者相望於道路屬年歲無蓄積之虞職司
有愁痛之歎況軍書未絕王命急宣插羽先趨於騰
鷹敝帷不供於埋馬豈芻粟之勤獨爾實驂駢之價
闕如人主之軫念屢及於茲邦伯之分憂何嘗敢怠
乞恩難再近日已降水側之錢積骨頗多無暇更入

燕王之市欲使輜軒有喜主客合宜閭閻罷杼軸之
嗟官吏得從容之計側佇新語當聞濟時

問通道陂澤隨山濬川經啟之理疏莫之術抑有可
觀其來尚矣初聖人盡力溝洫有國作爲隄防洎後
代控引淮海漕通涇渭因舟楫之利達倉庾之儲又
賴此而殷亦行之自久近者有司相上決彼支渠旣
潰渭而亂河竟功多而事寢人實勞止岍乃善崩遂
使委輸之勤中道而棄今軍用益寡國儲未贍雖遠
方之粟大來而助挽之車不給是以國朝仗彼天使
徵茲水工議下淇園之竹更鑿商顏之井又恐煩費
居多績用莫立空荷成雲之鍾復擁填淤之泥若然

則舟車之用大小相妨矣軍國之食轉致或闕矣矧夫人烟尚稀牛力不足者已子等飽隨時之要挺賓王之資副乎求賢敷厥讜議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誥蓋有兵無食是謂棄之致能掉鞅靡旌斯可用矣況寇猶作梗兵不可去日聞將軍之令親觀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息灞上之營何遠近者鄭南訓練城下屯集瞻彼三千之徒有異什一而稅竊見明發敎以戰鬪亭午放其庸保課乃菽麥以爲尋常夫悅以使人是能用法古伊歲則云暮實慮休止未卜及瓜之還交比隣桑之餓羣有司自救不暇二三子謂之何哉

問昔唐堯之爲君也則天之大敬授人時十六升自唐侯者已昔帝舜之爲臣也舉禹之功克平水土三十登爲天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聰明加之以勞身焦思旣睦九族協和萬邦黜去四凶舉十六相故五帝之後傳載唐虞之美無得而稱焉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詩曰文王小心翼翼竊觀古人之聖哲未有不以君唱於上臣和於下致乎人和年豐成乎無爲而理者也主上躬純孝之聖樹非常之功內則拳拳然事親如有闕外則悻悻然求賢如不及伊百姓不知帝力庶官但恭已而已而巳寇孽未平咎徵之至數也倉廩未實物理之固然也今大軍虎步列國鶴立山東之諸

將雲合淇上之捷書日至二三子議論引正詞氣高雅則遺褻盪滌之後聖朝砥礪之辰雖遭明主必致之於堯舜降及元輔必要之於稷卨驅蒼生於仁壽之域反淳朴於羲皇之上自古哲主立極大臣爲體眇然坦途利往何順子有說否庶復見子之志豈徒瑣瑣射策趨競一第哉頃之間孝廉取備尋常之對多忽經濟之體考諸詞學自有文章在東以徵事局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微貴切時務而已夫時患錢輕以至於量資幣權子母代復改鑄或行乎前榆莢後契刀當此之際百姓蒙利厚薄何人所制輕重又穀者所以阜俗康時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

有千鍾之藏苟凶穰以之貴賤失度雖封丞相而猶困侯大農而謂何是以繼絕表微無或區分踰越蒙實不敏仁遠乎哉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天尊圖
文

石鼈老放神乎始清之天遊目乎浩劫之家泠泠然馭乎風熙熙然登乎臺進而俯乎寒林退而極乎延閣見龍虎日月之君亘于疎梁塞于高壁骨者鬣者皙者黝者視遇之間若寇嚴敵者已伊四司五帝天之徒青節榮然綠輿駢然仙官洎鬼官無央數衆陽者近陰者遠俱浮空不定目所向如一蓋知北闕帝

君之尊端拱侍衛之內於天上最貴矣已而左玄之
屬吏三洞弟子某進曰經始續事前柱下史河東柳
涉職是樹善損於而家憂於而國剝私室之匱渴蒸
人之安志所至也請梗槩帝君救護之慈朝拜之功
曰若人有恩我主籙生之根死之門我則制伏妖之
興毒之騰凡今之人反側未濟柳氏柱史也立乎老
君之後獲隱嘿乎忍塗炭乎先生與道而遊與學而
遊可上以昭太一之威神于下下以昭柱史之告訴
于上玉京之用事也率土之發祥也惡乎寢而庸詎
仰而先生藐然若往頽然而止曰噫夫鳥亂於雲魚
亂於河獸亂於山是畢弋釣畧削格之智生是機變

邀退攫拾之智極故自黃帝已下干戈崢嶸流血不
乾骨蔽平原乖氣橫放淳風不返雖書載蠻□率服
詩稱徐方大來許其慕中夏與夫容成中央氏尊盧
氏輩結繩而已百姓至死不相往來茲茂德困矣矧
賢主趣之而不及庸主聞之而不曉浩穰崩蹙數千
古哉至使世之仁者蒿目而憂世之患有是夫今聖
主誅干紀康大業物尚疵癘戰爭未息必揆當時之
變日慎一日衆之所惡與之惡衆之所善與之善勅
有司寬政去禁問疾薄歛修其土田險其走集以此
馭賊臣惡子自然百祥攻百異有漸天下洵洵何其
藐哉已登乎種種之民含夫惇惇之意是巍巍乎比

關帝君者肯不乘道腴卷黑簿詔北斗削死南斗注
生與夫圓首方足施及乎蠢蠕之蟲肖翹之物盡驅
之更始何病乎不得如昔在太宗之時哉石鼃老畢
辭三洞弟子某又某靜如得動如失久而却走不敢
貳問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維唐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
戌京兆杜甫敬以醴酒茶藕蓴鱠之奠奉祭故相國
清河房公之靈曰嗚呼純朴旣散聖人又歿苟非大
賢孰奉天秩唐始受命羣公間出君臣和同德教克
溢魏杜行之夫何畫一婁宋繼之不墜故實百餘年

間見有輔弼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將帥干紀烟塵犯
闕王風寢頓神羈圯裂關輔蕭條乘輿播越太子卽
位揖讓倉卒小臣用權尊貴倏忽公實匡救忘餐奮
發累抗直詞空聞泣血時遭褻沴國有征伐車駕還
京朝廷就列盜本乘弊誅終不滅高義沈埋赤心蕩
折貶官厭路讒口到骨致君之誠在困彌切天道闊
遠元精茫昧偶生賢達不必濟會明明我公可去時
代賈誼慟哭雖多顛沛仲尼旅人自有遺愛二聖崩
日長號荒外後事所委不在臥內因循寢疾憔悴無
憊死矢泉塗激揚風槩天柱旣折安仰翊戴地維則
絕安放夾載豈無羣彥我心忉忉不見君子逝水滔

滔泄涕寒谷吞聲賊壕有車爰送有紼爰操撫墳日
落脫劍秋高我公戒子無作爾勞歛以素帛付諸蓬
蒿身瘞萬里家無一毫數子哀過他人鬱陶水漿不
入口月其惻州府救喪一二而已自古所歎罕聞知
已曩者書札望公再起今來禮數爲態至此先帝松
柏故鄉枌梓靈之忠孝氣則依倚拾遺補闕視君所
履公初罷印人實切齒甫也備位此官蓋薄劣耳見
時危急敢愛生死君何不聞刑欲加矣伏奏無成終
身愧耻乾坤慘慘豺虎紛紛蒼生破碎諸將功勲城
邑自守輦鼓相聞山東雖定潮上多軍憂恨展轉傷
痛氤氲玄豈正色白亦不分瘡痍滿地崑崙無羣致

祭者酒陳情者文何當旅櫬得出江雲嗚呼哀哉尚饗

爲遺補薦岑參狀

宣議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右
臣等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
所仰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惟近侍實
藉茂材臣等謹詣閣門奉狀陳薦以聞伏聽進止
至德二載六月十一日左拾遺內供奉臣裴薦等狀

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

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聃

左拾遺內供奉臣杜甫

左 補 闕臣韋少遊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許違忤聖旨既
下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爲幸今日已時中
書侍郎平章事張鎰奉宣口勅宜放推問知臣愚慙
舍臣萬死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願誠赦死罪
死罪臣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謁龍顏
猾逆未除愁痛難過猥廁衮職願少裨補竊見房琯
以宰相子少自樹立晚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
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以樞密衆望甚允
觀瑄之深念主憂義形於色況盡一保大素所蓄積

者已而瑄性失於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遊瑄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爲非瑄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汙臣不自度量歎其功名未垂而志氣挫衄覲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思慮始竟闕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過復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任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閣門進狀奉謝以聞謹進

至德二載六月一日宣議郎行左拾遺臣杜甫狀進

董庭蘭

朱長文琴史云董庭蘭隴西人唐史謂其爲房瑄所昵數通跡謝爲有司劾治而房公由此罷去杜子美亦云庭蘭游瑄門下

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爲非瑄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汙而薛易簡稱庭蘭不事王侯散髮林壑者六十載貌古心遠意明禮和無玄損益可以惑鬼

神矣天寶中給事中房琯好古君子也庭蘭聞義而來不遠千里余因此說亦可以觀房公之過而知其仁矣當房公爲給事中庭蘭已出其門後爲相豈能遽棄哉又賅謝之事吾疑諸瑄者爲之而庭蘭朽毫豈能辨釋遂被惡名耳房公貶廣漢庭蘭詣之公無愠色唐人有詩云七條絃上五音寒此樂求知自古難惟有開元房太尉始終留得董庭蘭按節易簡以乘待詔翰林在天寶中子美同時人也其言必信伯源琴史千載而下爲庭蘭雪此惡名白其厚誣不獨正唐史之繆兼可以補子美之闕矣

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右臣竊以逆賊束身檻中奔走無路尚假餘息蟻聚苟活之日久陛下猶覲其匍匐相率降欵盡至廣務寬大之本用明惡殺之德故大軍雲合蔚然未進上以稽王師有征無戰之義下以成古先聖哲之用心茲事玄遠非愚臣所測臣聞易載隨時不俟終日先王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諸市朝大者陳諸原野今

殘孽雖窮蹙日甚自救不暇尚慮其逆帥望秋高馬
肥之便蓄突圍拒轍之謀大軍不可空勤轉輸之粟
諸將宜窮犄角之進頃者河北初收數州思明降表
繼至實爲平盧兵馬在賊左脅賊動靜乏利制不由
已則降附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意必寬縱若
萬一軼略河縣草竊秋成臣伏請平盧兵馬及許叔
興等軍鄆州西北渡河先衝收魏或近軍志避實擊
虛之義也伏惟陛下圖之遣李銑殷仲卿孫青漢等
軍遷迤渡河佐之收其貝博賊之精銳撮在相魏衛
之州賊用仰魏而給賊若抽其銳卒渡河救魏博臣
則請朔方伊西北庭等軍渡沁水收相衛賊若迴戈

距我兩軍臣又請郭口祁縣等軍驀嵐馳屯據林慮縣界候其形勢漸進又遣李廣琛魯炆等軍進渡河收黎陽臨河等縣相與出入犄角逐便撲滅則慶緒之首可翹足待之而已是亦恭行天罰豈在王師必無戰哉愚臣聞見淺狹承乏待罪未精慎固之守輕議擒縱之術抑臣之夢寐貴有裨補謹進前件圖如狀伏聽進止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進

爲夔府柏都督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授臣某官祇拜休命內顧殞越策駑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數勲力萬無一稱再三怵惕流汗至踵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戰誠

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掩
臣子不逮之過就其小効復分深憂察臣劔南區區
恐失臣節如彼加臣頻煩階級鎮守要衝如此勉勵
疲鈍伏揚陛下之聖德愛惜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簡
易聞之以樂業均之以賦歛終之以敦勸然後畢禁
將士之暴弘洽主客之宜示以刑典難犯之科寬以
困窮計無所出哀今之人庶古之道內救僇獨外攘
師寇上報君父曲盡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
之目灰粉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愚臣
之願也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謁對無任兢灼
之極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臣誠喜誠懼死罪死

罪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嚳氏次妃之跡最有可
稱存乎舊史然則其義隱其文略周禮王者內職大
備而陰教宣詩人關雎風化之始樂得淑女蓋所以
教本古訓發皇婦道居其燕寢之儀動有環珮之節
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滯色以取媚閨房雖彤管之
地功過必紀而金屋之寵流宕一揆稽女史之華實
嗣嬪則之清高亦時有其人偉夫精選淑妃諱字某作姓
皇甫氏其先安定人也惟尚封商於赫有光伊玄祖
樹德于今不忘必宋之子莫之與比伊清風繼代惠

此餘美夫其系緒蕃衍綬冕所興列爲公侯古有皇
父充石則其宗可知也夫其體元消息經術之美刊
正帝圖中有立晏先生則其家可知矣嗟乎我有奕
葉承權輿矣我有徽猷展肅雍矣積羣玉之氣自對
白虹之天生五色之毛不離丹鳳之穴曾祖烜皇朝
宋州刺史祖粹皇朝越州刺史都督諸軍事父日休
皇朝左監門衛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粵在
襁褓體如冰雪氣象受於天和詩禮傳乎胎教故列
我開元神武之嬪御者豈易其容止法度哉今上昔
在春宮之日詔詰良家女擇視可否充備淑哲太妃
以內秉純一外資沈靜明珠在蚌水月鮮白美玉處

石崖岸津潤結襦而金印相輝同輦而翠旗交影由是恩加婉順品列德儀雖掖庭三千爵秩十四掩六官以取俊超羣女以見賢豈渥澤之不流曾是不敢以露才揚已卑以自牧而已夫如是言足以厚人倫化風俗彌縫坤載之失夾輔元亨之求嗚呼彼蒼也常與善何有初也不久好奈何況妃亦旣遘疾怙如慮往上以之服事最舊佳人難得送藥必經于御手見寢始迴于天步月氏使者空說返魂之香漢帝夫人終痛歸來之像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月癸未朔薨于東京某宮院春秋四十有二嗚呼哀哉望景向夕澄華微陰風驚碧樹霧重青岑天子悼履

綦之蕪絕惜脂粉之凝冷下麟鳳之銀床到梧桐之
金井嗚呼哀哉厥初權殯于崇政里之公宅後詔以
某月二十七日巳酉卜葬於河南縣龍門之西北原
禮也制曰故德儀皇甫氏贊道中壺肅事後庭孰云
疾疚奄見凋落永言懿範用愴于懷宜登四妃之列
式旌六行之美可冊贈淑妃喪事所須並宜官供河
南尹李適之充使監護非夫清門華胄積行累功序
于王者之有始有卒介于嬪御之不僭不濫是何存
榮歿哀視有遇之多也有子曰鄂王諱瑤兼太子太
保使持節幽州大都督事有故在疚而卒豈無樂國
今也則亡匪率自天云可于矣有女曰燕雪公主其

降代國長公主子榮陽潛曜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
都尉昔王儉以公主恩尚帝女爲榮何晏兼關內侯
是亦晉朝歸美公主禮承於訓孝自於心霜露之感
形於顏色享祀之數缺於灑掃嘗戚然謂左右曰自
我之西歲陽載紀彼都之外道里遐絕聖慈有蓬萊
之深異縣有松楸之阻思欲輕舉安得黃鵠未議巡
豫徒瞻白雲望闕寒之風烟尋常涕泗懷伊川之陵
谷恐懼遷移於是下教邑司爰度碑版甫忝鄭莊之
賓客遊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
而野老何知斯文見託公子泛愛壯心未已不論官
闕游夏人文學之科兼叙哀傷顏謝有后妃之誅銘

曰

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迴月高堂麗星驚濤洶洶
過雨冥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其婉彼柔惠迴然開
爽網繆之故昔在明兩恩渥未渝康哉大往展如之
媛孰與爭長其珩珮是加鞶褕克備先德後色累功
居位壹儀孔修宮教咸遂王于獎飾禮亦尊異其小
苑春深離宮夜過花間度月同輦未歸池畔臨風焚
香不息嗚呼變化惠好終極其馮相視稷太史書氛
藏丹晦色逝水寒文翠幄成彩金鑪罷燠燕趙一馬
瀟湘片雲其恍惚餘跡蒼茫具美王子國除匪他之
恥公主愁思永懷于彼日居月諸丘隴荆杞其巖巖

禹鑿瀾瀾伊川列樹拱矣豐碑缺然爰謀述作欵就
雕鏤金石照地蛟龍下天其少室東立繚垣西走佛
寺在前宮橋在後維山有麓與碑不朽維水有源與

詞永久其

皇甫充石

左傳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形

鄂

王

唐書鄂王瑊母皇甫德儀充王瑊母劉才人皆玄宗在臨晉邸以容色

見顧出子朗秀而母加愛焉及惠妃承恩鄂王之母亦漸疏薄太子瑛

與鄂九王等謂母

臨晉公主新書公主傳代國長公主肅宗女名華

氏失職嘗有怨望臨晉公主字華婉劉皇后所生下嫁鄭萬鈞臨晉

公主玄宗女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鄭潛曜卒大曆時孝友傳開元中代國

長公主襄成滑囑侍左右累三月不離而向臨晉公主歷太僕光祿卿

鵠曰碑云自我之西歲陽載紀按爾雅自甲至癸為歲之陽紀以開元二

十三年乙亥歲至天寶四載乙酉為歲陽載紀矣碑當立于是年也東觀

餘論董君新序稱皇甫淑妃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余按是年甫

才二十四歲碑末云云若其幾年所作豈得稱白頭髭脫與野老何知哉

又其銘曰日居月諸丘隴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立碑蓋在

美後六年非皇甫瑑時作也董君不放立碑年但據其美年故誤耳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甫以世之錄行跡示將來者多矣大抵家人賄賂詞客阿諛真偽百端波瀾一揆夫載筆光芒於金石作程通達於神明立德不孤揚名歸實可以發皇內則標格女史竊見於萬年縣君得之矣其先系統於伊祁分姓於唐杜吾祖也我知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春秋傳云穆叔謂之世祿其在茲乎曾祖某隋河內郡司功獲嘉縣令王父某皇監察御史洛州鞏縣令前朝咸以士林取貴宰邑成名考某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天下之人謂之才子兄升國史有傳縉紳之士

誄爲孝童故美玉多出於崑山明珠必傳於江海益
縣君受中和之氣成肅雍之德其來尚矣作配君子
實惟好仇河東裴君諱榮期見任濟王府錄事參軍
入在清通同行領袖素髮相敬朱紱有光縣君旣早
習于家風以陰教爲已任執婦道而純一與禮法而
始終可得聞也昔舅歿姑老承順顏色侍歷年之寢
疾力不暇於須臾苟便於人皆在於手淚積而形骸
奪氣憂深而巾櫛生塵尊卑之道然固出自於天性
孝養哀送名流稱仰允所謂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
祖供給祭祀矣維其矜莊門戶節制差服功成則運
有若四時物或猶乖匪踰終日黼黻組就之事割烹

煎和之宜規矩數及於親姻脫落頗盈於歲序若其
先人後已上下敦睦懸罄知歸揖讓惟久在嫂叔則
有謝氏光小郎之才於娣姒則有鍾琰洽介婦之德
周給不礙於親疎泛愛無擇於良賤至於星霜伏臘
軒騎歸寧慈母每謂於飛來幼童亦生乎感悅加以
詩書潤業導誘爲心遏悔吝於未萌驗是非於往事
內則致諸子於無過之地外則使他人見賢而思齊
爰自十載已還默契一乘之理絕輦血於禪味混出
處於度門喻筏之文字不遺開卷而音義皆達母儀
用事家相遵行矣至於膳食滑甘之美緘結縫線之
難展轉忽微欲參謀而縣解指麾補合猶取則於垂

成其積行累功不爲薰修所住著有如此者靈山鎮
地長吐烟雲德水連天自浮星象則其看心定惠豈
近於揚摧者哉越天寶元年某月八日終堂于東京
仁鳳里春秋若干示諸生滅相越六月二十九日遷
壟于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禮也嗚呼哀哉琴瑟罷聲
蕭索勝色骨肉號今天地感中外痛兮鬼神惻有長
子曰朝烈次朝英北海郡壽光尉次朝牧女長適獨
孤氏次閭氏皆稟自胎教成於妙年厥初寢疾也唯長
子長女在側英牧或以遊以宦莫獲同曾氏之元申號
而不哭傷斷鄰里悠哉少女未始聞哀又足酸鼻嗚
呼縣君有語曰可以褐衣歛吾起塔而葬裴公自以

從大夫之後成縣君之榮愛禮實深遺意蓋闕但褐衣在歛而幽隧爰封其所歆飾咸遵儉素眷茲邑號未降天書各有司存成之不日嗚呼哀哉有兄子曰甫制服於斯紀德於斯刻石於斯或曰豈孝童之猶子歟奚孝義之勤若此甫泣而對曰非敢當是也亦爲報也甫昔臥病於我諸姑姑之子又病間女巫至曰處楹之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存而姑之子卒後乃知之於走使甫嘗有說於人客將出涕感者久之相與定謚曰義君子以爲魯義姑者遇暴客於郊抱其所攜棄其所抱以割私愛縣君有焉是以舉茲一隅昭彼百行銘而不韻蓋情至

無文其詞曰

嗚呼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

鶴曰前昔臥病於我諸姑意公之母早亡而育於姑也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五代祖柔隋吏部尚書容城侯大父元懿是渭南尉父元哲是廬州慎縣丞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故修文館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之繼室范陽縣太君盧氏卒於陳留郡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嗚呼以其載八月旬有一日發引歸葬於河南之偃師以是月三十日庚申將入著作之大塋在縣首陽之東原我太君用甲之穴禮也墳南去大道百二十步奇

三尺北去首陽山二里凡塗車芻靈設熬置銘之名
物加庶人一等蓋遵儉素之遺意塋內西北去府君
墓二十四步則壬甲可知矣遺奠之祭畢一大家相
進曰斯至止將欲啟府君之墓門安靈櫬於其右豈
歔節未具時不練歟前夫人薛氏之合葬也初太君
令之諸子受之流俗難之太君易之今茲順壬取甲
又遺意焉嗚呼孝哉孤子登號如嬰兒視無人色且
左右僕妾洎厮役之賤皆蓬首灰心嗚呼流涕寧或
一哀所感片善不忘而已哉實惟太君積德以常臨
下以恕如地之厚縱天之和運陰教之名數秉女儀
之標格嗚呼得非太公之後必齊之姜乎薛氏所生

子適曰某故朝議大夫兗州司馬次曰升幼卒報復父讐國史有傳次曰專歷開封尉先是不祿息女長適鉅鹿魏上瑜蜀縣丞次適河東裴榮期濟王府錄事次適范陽盧正均平陽郡司倉叅軍嗚呼三家之女又皆前卒而某等夙遭內艱有長自太君之手者至於婚姻之禮則盡是太君主之慈恩穆如人或不知者咸以爲盧氏之腹生也然則某等亦不無平津孝謹之名於當世矣登卽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二女曰適京兆王佑任硤石尉曰適會稽賀撫卒常熟主簿其往也旣哭成位有若冢婦同郡盧氏介婦榮陽鄭氏鉅鹿魏氏京兆王氏女通諸孫子三十人內

宗外宗寢以疎闊者或立纁玉帛自他日互有所至
若以爲杜氏之葬近於禮而可觀而家人亦不敢以
時繼年式志之金石銘曰

太君之子朝儀所尊貴因長子澤就私門毫邑之都
終天之地享年不永歿而猶視

升復父讐

舊書審言貶授吉州司戶參軍與州僚不叶司馬周季重與
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

重等府中酣讌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死而并亦爲左右
所殺季重臨死曰吾不知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因此免官還
東都自爲文祭并士友咸哀并孝

烈蘇頌爲墓誌劉允濟爲祭文

笑曰此誌代其父開作也薛氏所生子曰開曰并曰專太君所生曰登諸
曰某等風遭內艱有長自太君之手者知其代父作也又云并幼卒專先
是不祿則知開尚無恙也憾以爲代登作又疑開已卒何不考之甚也元
誌云開爲奉天令是時尚爲兗州司馬開之卒蓋在天寶間而其年不可
考矣公母崔氏此云家鄉盧氏盧字以恭外祖父母文及張燕公義陽王
碑考之甚明而作年譜者曲爲之說曰先生之母敬敏歿而不書或又太

書於世系曰母盧氏生母

崔氏其釀爲誕矣如此

祭遠祖當陽君文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甫謹以
寒食之奠敢昭告于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
當陽成侯之靈初陶唐出自伊祁聖人之後世食舊
德降及武庫應乎虬精恭聞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
立智名克彰繕甲江陵稜清東吳建侯于荊邦于南
土河水活活造舟爲梁洪濤莽汜未始騰毒春秋主
解橐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蒼蒼孤墳獨出高
頂靜思骨肉悲憤心胃峻極于天神有所降不毛之
地儉乃孔昭取象邢山全模祭仲多藏之誠焯序前

文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庶刻豐
石樹此大道論次昭穆載揚顯號于以采繫于彼中
園誰其尸之有齊列孫嗚呼敢告茲辰以永薄祭尚
饗

武庫

晉書預在內七年損蓋萬機朝野稱美號杜武庫

虬精

晉書預在荊州因譙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于戶正

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

造舟

水經注孟津亦曰盟津又曰富平津晉陽秋杜預造橋于富平津所謂造舟為梁也又謂之曰陶河

晉書預以孟津渡時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

春秋

晉書預脫思賸籍為

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鵬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諸第謂之釋例掌虞贊之曰左丘明本

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

孤墳墳水經注密縣陘山上有鄭祭仲墓冢西有子產墓累石為方墳

行孤墳墳東有廟並東北向鄭城杜元凱言不忘本晉書預先為道令

日吾去春入朝自表管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開隧道南向為

制取法于鄭大夫敬以儉自完耳

棺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

之經山晉書作游山

祭外祖祖母文

維年月日外孫榮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靈嗚呼外氏當房祭祀無主伯道何罪元陽誰撫緬惟夙昔追思艱饗當太后秉柄內宗如縷紀國則夫人之門舒國則府君之外父聿以生居貴戚釁結狂豎雌伏單棲雄鳴折羽憂心惛惛獨行踽踽悲夫景分飛忽間于鳳皇咄彼讒人有詞異於鸚鵡初我父王之遭禍我母妃之下室深徃殊塗酷吏同律夫人於是布裙屏屨提餉潛出昊天不傭退藏于密久成凋瘵溘至終畢蓋乃事存于義陽之誅名播于燕公之筆嗚呼哀哉宏之

等從母昆弟兩家因依弱歲俱苦慈顏永違豈無世
親不如所愛豈無舅氏不知所歸誓以偏往測戀光
輝漸漬相勗居諸造微幸遇聖主願發清機以顯內
外何當奮飛洛城之北卽山之曲列樹風烟寒泉珠
玉千秋古道王孫去兮不歸三月晴天春草萋兮增
綠頃物將牽累事未遂欲使淚流頓盡血下相續者
矣擗奠遲延烟心依屬庶多載之灑掃循茲辰之軌

一作
軌

紀國

舊書紀王慎太宗第十子越王貞敗慎亦下獄改姓廸氏配流機
表道至蒲州而卒慎次子沂州刺史義陽王琮等五人垂拱中並

遇害中興初追復官爵張燕公義陽王碑曰初永昌之難王下河南獄妃
錄司農寺唯有崔氏女屏屢布衣往來供饋徒行鎖色傷動人倫中外咨
嗟目爲勤孝按碑則公之外母紀王之孫義陽之女也故曰紀國則夫人
之門又曰名播于燕公之筆也公母崔氏此有明微范陽太君志稱策婦

盧氏其爲傳寫之誤無疑矣燕公碑又載襄陽二子配在潯州長日行遠以冠就戮次曰行芳以童當捨芳略號抱行遠乞代兄命既不見聽回求同盡西南傷之稱爲死佛季子行休泣血上請迎喪遣齋至孝潛通精魄昭應新書又載紀國之女適裴仲者王死嘔血數升絕育沐者二十年王既歸葬一慟而卒中宗舉哀章善門下詔聚揚勤孝死佛卒于一門未有如紀國之盛者也余是以詳書之舒國高祖第十子永昌年與子實俱爲丘神勛所陷繫詔獄死元名坐遷利州尋被發神龍初贈司徒曰府君之外父者蓋舒國爲府君外王父也子贈李義詩

爲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臣某言伏自陛下平山東收燕薊洎海隅萬里百姓感動喜王業再康瘡痍蘇息陛下明聖社稷之靈以至於此然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唯獨劔南自用兵已來稅歛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

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頻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
猶相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
成都已不安矣楊琳師再脅普合順順兩川不得相
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況臣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
度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兩川矣伏願陛下聽政
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之得失定兩川之異同
問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衰罷人以
安反仄犬戎侵軼羣盜窺伺庶可遏矣而三蜀天府
也徵取萬計陛下忍坐見其狼狽哉不卽爲之臣竊
恐蠻獠得恣屠割耳實爲陛下有所痛惜必以親王
委之節鉞此古之維城盤石之義明矣陛下何疑哉

在近擇親賢加以醇厚明哲之老爲之師傅則萬無
覆敗之跡又何疑焉其次付重臣舊德智略經久舉
事允愜不隕獲于蒼黃之際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
樹勲庸於當時扶泥塗於已墜整頓理體竭露臣節
必見方面小康也今梁州旣置節度與成都足以久
遠相應矣東川更分管數州於內幕府取給破弊滋
甚若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坦爲聲援是重欽之下
免至多門西南之人有活望矣必以戰伐未息勢資
多軍應須遣朝廷任使舊人授之使節留後之寄綿
歷歲時非所以塞衆望也臣於所守封界連接梓州
正可爲成都東鄙其中別作法度亦不足成要害哉

徒擾人矣伏惟明主裁之又天下徵收赦文減省軍
用外諸色雜賦名目伏願損之又損之劍南諸州亦
困而復振矣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分壺以仗賢
俊愚臣特望以親王總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
代之利也敢輕易而言次請慎擇重臣亦願任使舊
人鎮撫不缺借如犬戎俶擾臣素知之臣之兄承訓
自沒蕃已來長望生還僞親信于贊普探其深意意
者報復摩彌青海之役決矣同謀誓衆於前後沒落
之徒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每漢使回蕃使
至帛書隱語累嘗懇論臣皆封進上聞屢達臣兄承
訓憂國家緣邊之急願亦勤矣況臣本隨兄在蜀向

二十年兄旣辱身蠻國相見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
望兄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累踐班秩補拙之分
淺待罪之日深蜀之安危敢竭聞見臣子之義貴有
所盡於君親愚臣迂闊之說萬一少裨聖慮遠人之
福也愚臣之幸也昨竊聞諸道路出吐蕃已來草竊
岐隴逼近咸陽似是之間憂憤隕迫益增尸祿寄重
之懼寤寐報効之懇謹冒死具巴蜀成敗形勢奉表
以聞